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說卷五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三十九

經部

尚書說卷五

宋 黃度 撰

周書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古說

三監管蔡殷非也蓋以監為諸侯各監一國故亦以殷為監非也王制又以天子使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亦非也使大夫兼諸侯秦漢間事非三代令典周官建州牧牧州伯一州一伯最長立其監為卒正連帥屬長位皆居牧下而稱監言有所監臨也設其參謂大國三卿命於天子者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謂之

天子之守尊王命也豈以監其國哉然則管蔡霍為三監監殷者謂為屬正連帥使監殷民也大誥專為黜殷而作序謂事起三監指三監為叛首而武庚遂因以叛殷固為當黜也湯伐夏遂黜夏命武王伐殷不黜殷命因其國立武庚武庚叛乃黜殷命何也曰湯黜夏命固以為天下之公也天下不幸而復有放伐之事不可以為典常故武王立武庚繼殷後其意以為天遂廢之雖其國猶在不能病天下將興之則雖周亦當退聽以俟天命之所授是亦為天下之公也天卒歸周未嘗改命武庚為亡國後而弗克畏天惰怠妄作蓋嘗受周封爵而臣周矣今乃叛之而招天下以為亂是豈得復存哉天命去就之際常人不能識而又其叛連三監故人益以東征為難耳或曰武庚於周為讐得間稱兵無乃亦可乎曰非也凡殺人而不義雖國君不得行於匹夫故其讎當復其殺之而義者雖匹夫不得讎讎之則死武王行天討為天下誅殘賊而可讎乎武庚能從父於

死則可既受周封爵而畔周則不可凡此天下之通義也黜殷當由天子行之故序稱周公相成王將黜殷與伊尹相湯伐桀同辭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武王之喪未除周公位冢宰總百官其號

今天下則必以王命若順猷道言黜殷不違於道也弗

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厯

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弗弔古不幸之辭詩不弔

昊天弔至也言人事不至而得禍於天也割害降害不少謂武王崩延長弘大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厯而服

之文武受命其大應無窮竟所謂天之應數也然吾弗能自造於明哲以迪民康而矧敢自謂能格知天命格知知之至也黜殷興周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皆繫天命故首稱此

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閑于

天降威用

已止歎辭天道誠難知譬之於涉求濟而已敷布賁大或曰賁飾謂潤色之也布大事布

文武受命此乃為不忘大功武王崩天寶降威用憂懼我是亦有以通之而豈敢閑塞之乎

寧王遺

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

靜

寧王古說以為文王而中篇稱寧考則武王也武王有輯寧天下之功故稱之曰寧王武王繼文王之功

而伐紂今成王繼武王而黜殷故其後稱考室父苗皆謂當有克家之效也則寧王為武王為是武王以其大

寶龜遺我使繼天明而即就其命其占固嘗有預見之辭曰將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得寧息是則武庚之叛鬼神嘗告其事矣越茲蠱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

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越於蠱動於此果有動者龜告驗矣

腆小貌或曰厚言小厚而思變也殷之小腆乃大敢紀其統敘謂以紂承帝乙而武庚承紂也紂喪國誅死不當承宗廟武庚受周封爵天降威武王崩不幸而三叔流言武庚知我國之有疵瑕民不安乘間而起自謂當復其先業而反鄙我周邦鄙猶薄也文武盛德誰敢薄之武庚必有醜周之言或曰以周為邊鄙蓋欲自據東土也自文王獻洛西之今蠱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地商人蓋鄙周於陝矣

以于救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今翼日今日與明日也獻

賢也今動之今翼日民之賢者相繼有十夫翼佐我言其識高見早也救撫也用以往撫定寧考之以武事所圖功大事兵也我有大事必休美矣於是肆予告我友卜之而并吉本人謀也金縢曰乃并是吉

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

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

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

不違卜

尹正古者以官氏武庚為周逋亡播越之臣正其罪必當伐而爾諸侯君臣無不反曰其事艱

大武庚挾舊國之資乘管蔡睽離之釁用蠻夷連衡之勢東征誠艱且大矣而況武王誅紂立其子今將黜之動天下觀聽此亦其艱者又民之不寧實自王宮邦君室王宮以親言也邦君室謂管蔡舉國應殷也考成翼

敬於予小子自成敬而不可用師害曷事既艱大故以
為王何不違卜也如諸侯之言豈惟殷不可征雖三監
亦不可征公將不利孺子之言彼固自以為忠也至親
骨肉自以輸忠王室而其是非未可盡見乃不能成敬
以輯睦之而謀動干戈誠若有所未然者周公以為逆
黨已合山東搖動傾危王室火燃頭目之勢救之豈容
少緩三監雖親以誣為忠懷私未論起釁召禍實為叛
首是必當誅無可言者武庚作賓王家與國咸休乃其
道也而紀殷鄙周豈復可存哉此周公東征定計民獻
贊之卜筮成之為不可易者諸侯國人其言亦非無理
故於此盡異同之論焉大誥無一語及三肆予沖人永
監為親諱不忍言也夫子書序乃表出之肆予沖人永
思艱曰嗚呼允蠢鯀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
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

綏予曰無咎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故今我沖人以爾邦君上

下之言長思其艱將言而嗟歎之言之為難盡也東征信騷動鰥寡甚可哀矣此役予雖造之而奉天意故謂之天役然其事誠大乃以遺我其勢誠艱乃以投我是在朕身矣印我於我沖人不我自憂言不以我自憂為能濟也實尚義爾邦君及爾羣臣期之以義故曰義爾邦君苟為此義必且綏安我而言曰無慎乎憂言無大自苦也不可不成汝寧考武王所圖功如此則必能同心協力濟吾事矣

已予惟小子不

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

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

丕丕基

替廢予不敢廢天命天美武王興我小邦周武王何自而知天命哉武王惟卜是用故能安受

茲命今天輔相我民矧我亦惟卜用而汝乃使我違卜
豈所以綏安我乎天明可畏輔我之大大基業卜必不
可違也古人敬鬼神信卜筮惟其誠也本之
於人謀協之於鬼神無本則誑不協則肆 王曰爾惟

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闕昧我成功所

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天意人心本不相遠爾惟舊人爾大能遠省前事爾知寧

王之勤何如哉閔昧皆慎也閔有護惜之意極終卒竟
天猶閔昧我周成功所在而我豈敢不終竟武王所圖
事哉武庚能率由典常則無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
矣而方反側如此其事誠未竟也

君天悲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悲輔忱誠故今我大化誘我友邦君而方尚辭為不得
已矣然其辭皆誠合天意故天輔之天又考之於民天

人協從則我何其不於前寧天下之人圖功之所終乎

天亦惟用勤慤我民若有

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天亦惟用勤勞慤慎我民如疾者之不忘

起則予曷敢不於前安寧天下之人所受天之休命而畢之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

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

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弃

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敕寧王大命

往順來逆順於往昔而朕日月其逝矣猶

言往事非吾所及也今事之艱不惟言之而又日思之正如其父作室已致法言經營之有其緒也堂基而其子猶弗肯堂其肯構立屋乎又如其父已菑發其田田一歲曰菑謂如菑除其草也而其子猶弗肯播種其肯

割獲之乎翼敬其父敬矣待時乘勢惟日不足而還自暇逸乃謂吾有後能弗弃基業留以遺之乎凡其事之未竟者惟後之人自不能已也故今我若兄考乃有友何敢不於此撫定寧王受天之大命乎

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譬若父兄之子其友伐之凡人則養其勸心而不救同室則被

髮纓冠而往矣勸勉也當勉而養之言不致其力也在民則可同室則不可

王曰嗚呼肆哉

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故今也猶曰及今以往

哉爽明邦論之明實由智哲之人亦惟是十人能蹈知天命可以明邦矣卜而得吉則於天為輔誠人謀雖協

卜之不吉則天不輔也康強逢吉作內作外用靜用作
皆有常法今謀於賢者而協卜之以祈天心而吉於法
當從而反使我違卜豈非易法乎而況天今降戾于周
邦武王崩王業未終而惟是大艱在人大若比鄰之胥
伐于厥室將覆棄其家其事急矣而吾將征之以救危
亂爾亦不知天命之不易而反欲違卜乎友伐厥子固
為慶矣鄰伐厥室殆又甚焉故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
鷁鷁曰既取我乎無毀我室

稽夫子曷敢不終朕畋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

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

我長念曰天之喪殷

譬若稽夫除草未終畋矣予何敢不終之武庚能知天
命約已敬慎以承餘業尚庶幾能協武王之意而自作
不靖以速其亡除草終畋夫豈當恤哉黜殷定王業是
為天休美武王見於著龜者予何其極卜而敢弗于從

乎極盡也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詢
謀至卜筮而盡故曰極卜大封于韓齊魯燕管蔡布在
侯衛武王又嘗欲作洛是為有指疆土矧卜之并吉其
敢違之哉觀此及武庚鄙周之語則當時議論似有欲
并棄豫洛以東者矣如當時事勢搖動震驚肆朕誕以
非文武之盛德周公之善應變山東誠難保肆朕誕以
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僭差卜陳陳其卜之得
吉也衆人揣度事勢故
以為艱大而不可征周公憑藉前烈審察天命故專陳
卜吉以為當必征古人作事反覆議論窮盡事理皆如
此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微子為宋始祖而代殷後使祭湯宋國
在應天府宋城縣商故亳都之畿內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呂氏春秋曰紂母為帝乙妻生微子啓及仲衍及為妻生紂帝乙將

立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周公稱微子曰殷王元子則太史之爭非也一人之身而分妻妾豈有是理太史之爭當在立妻時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

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崇德象賢古之

道也統承先王故使修其禮物以奉其祭祀古者父為天子子為士其尸服以父服故二代之後各行其禮樂有喪拜焉有事膳焉待以客禮不純臣也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惟識天命者可以言此嗚呼乃祖

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

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齊一淵深除其邪虐謂革夏也功大德盛當百世紀之有

不敢盡言之意焉懼傷微子也使立湯廟以祭湯而殷之先王歲時合祭之

爾惟踐修厥猷

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

嘉汝

之德謂宜篤厚而不可忘

上帝時歆下民祗協

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案夏郊鯀

商郊冥而祀之郊禹宋之郊契則時王之命也契配天非克歆上帝則莫能承其祭於周為不純臣則必以忠

孝敬協其民

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尹正二王之後爵皆上公與三公之九命

作伯者同其禮秩齊尹東海宋尹東夏皆上公也上公尊内外一體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

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

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數

訓命訓之

辭數布之勿遏服司服所掌命典命所掌微子上公九命其服自衮冕而下微子助祭則服黼舄朝饗則服衮慎言謹也皆有典常不容不謹率由典常則有蕃屏之功烈祖湯弘大湯德以律其所有民律言以法度整齊之也湯伐夏救民天命去來何容心焉不忱裕之于爾多方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武庚為無以律之矣綏安毗輔必使世世享德萬邦承式則於我周為無厭數尹此東夏故言萬邦承式祀宋一體祀遂微弱不振宋歷春秋為望國與周俱亡微子之德為有傳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作歸禾

唐叔成王弟名虞封唐今并州迎周公歸以嘉禾示意書亡得禾事當在風變後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旅陳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

材管蔡皆用兵克之既遷殷民遂以其餘民封康叔孔氏曰康畿內國名於是封衛侯使監冀州梓材曰王

啟監是也康誥告以德刑之叔使推明文王之德以監臨其民也酒誥嚴淫酒之禁其事於當時為急也梓材治道貴有終也衛國始封為朝歌地衛州衛縣也今并入黎陽康闕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

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

勤乃洪大誥治

營洛之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洛誥三月丙午朏戊午社于新邑其明日己未

始生魄諸侯各以其衆至喜悅供事故曰和會侯甸男稱邦言以國典供王事也其事詳采衛略故召誥用書命作亦止於侯甸男邦諸侯百官各播其民和會之意由士以上皆見于周百工以役言也周官鄉自比長而上至族師遂自里宰而上至鄙師皆士也民不見不為臣不見也勤勞求之洪亦大也洪大誥治道使治殷民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

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

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

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

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王順康叔之賢命為孟侯孟長也為冀州諸侯

長也周公將申告教之意故自以其屬稱之曰朕其弟小子封封康叔名自此已下皆周公之言必以王命誥者事體也必紀周公之言者事實也康叔封衛周公固以告成王矣周公入而告成王以其事出而告康叔自以其所欲者史盡記載之自古未嘗有七年攝政者亦未嘗有主少國疑之際而以其身任天下國家之事無一不為者非成王能知周公之忠非周公能承文武之艱難祈天永命不可一日無緝熙之功則安能為此此皆非世間常有之事故史官自一話一言無不紀實以為天下後世法丕大惟汝大顯父文王克明德慎罰明自明也明德慎罰本末之敘也不敢侮鰥寡慎之至也庸通也常也聖人之道雖夫婦之不肖可以與行而須

史不可離也祇祇敬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文王之所
以為聖也威威德威惟畏也顯用也凡此皆所以明民
使克綏厥猷也肇始也言文王用是道以造區夏始不
過所統率之國一二邦以修而已久之莫不皆修故西
土惟是依怙冒被文王之德聞于上帝帝美之乃大命
文王以殪戎殷之事而大受其命以王天下所謂受命
作周也殪殺也戎兵也大刑陳諸原野小之不侮鰥寡
大之殪戎殷皆明德慎罰也於其所統庶邦於其所治
萬物無非惟是敘者汝寡兄勉而行之故今汝小子
封得國於茲東土寡兄周公自稱孤寡不穀之義王

若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祇適乃文考紹聞衣德
言往數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
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

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念哉念之不可忘也通述也今此民將在汝敬述文考之事繼其令

聞服行其道德之言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國惟殷土未蒙被然其聞譽固已洋溢矣是宜繼紹而服行之汝往之汝國必布求殷先哲王之保治斯民者殷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可求也汝又當自期於遠大惟商之老成人師事之以宅心知訓別求所聞用古先哲王堯舜禹湯之安保斯民者凡此皆所以恢宏天理而順於德以寬裕汝身夫識量淺狹則不知此身之可與天地參也聞見雖多而不能體之於其身則非所以協於克一也汝能如是則誠為念之不廢常在王之所以命汝者矣數求偏求之也別求求之不一猶曰更求之也克宅厥心則知訓矣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此心安在王曰嗚呼小子封惇惇乃身敬

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

逸豫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

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

天命作新民

惻痛療病記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故凡民之痛苦疾

疴皆於乃身察之其大要則在乎敬而已天之威可畏而所輔者誠也民之情大可見而難保者小人也今汝往必盡乃心無自安好逸豫其專務治民自安好逸豈能盡其心哉我聞於昔之人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怨大怨小皆為失人心耳故必順其所不順勉其所不勉以遠於怨已乎汝惟小子乃能服行此則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居天命作新其民殷民迪屢未同天命為未定也殷多士將遷洛其遺民在殷者康叔實統治之誠使仁漸義摩無一夫阻隔王化豈非弘王應保殷民哉誠使天之佑周者不庸釋而殷民亦遂日遷善

遠罪而不知豈非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哉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

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皋陶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此其辭之詳者也敬盡已心明盡物理而後罰為可行典法式用罪小不可不殺非惟其盡當殺也或輕或重亦各以其罪耳死人之所矜今至於殺亦不赦以見法之為必行舉重以明輕也既道極厥辜言以理窮其罪狀也事之似是而非為難察故適邇者加詳焉王曰嗚呼封有

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

人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

有叙言有本末也舜曰迪朕德時乃

功惟敘皋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即此叙也汝大明其德而服行之則民勅正而勉於和去惡如去疾示之以好惡也故民皆弃咎而遷善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是故罔民之不為則民安治此其叙為甚明也刑不得已而用之要為奉行天討吾何容心焉故曰非汝封刑人殺人非汝封劓則人劓則輕又曰丁寧之辭刑輕人亦輕用之故丁寧之如此劓截鼻則截耳周官五行無則呂刑曰劓則桷黥劓則相屬豈二罪同科而有輕重歟鄭康成謂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臣從君坐之刑未見所據

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外事非其國事諸侯之以獄請者今謂之讞是也臬射的也孔氏訓為法法之為臬者言議法如射之有的必

求其中此因物立義也。泉讞音近漢以來稱讞獄恐今人緣義而易歟。或曰闌讞音同讞為闌闌門柵言有限節也。自侯國上監牧自監牧上朝廷有限節猶闌也。案周官大司馬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詰謂詰其不如法令者若漢行春使者舉冤獄也。布憲詰禁通乎大司馬之職而大司馬條于建牧立監之下又以康誥參攷之則邦國之獄請于牧監牧監裁決之為足證也。周公謂康叔汝所統國猶以獄請汝陳是法以司察其所監臨之衆此殷罰之為有倫者謂之殷罰其事始於殷也。又曰屬上之說而史略其文也。猶曰又若要囚蔽斷之有期日則亦為殷法之良要囚死獄之要節也。服膺念之自五六日至十日又至三月而後大斷之。周官鄉士掌國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於朝遂士掌四郊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

于朝又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不使造次立斷而為之期服念之反覆求其情理而後大斷焉言其慎也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

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

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

朕德惟乃知

汝陳時臬事罰蔽覆說上汝陳時臬司師不蔽要囚二語也臬蔽為殷常法而必當

用其義刑義殺次就勿用以就汝也獄情輕重可以遷就不由義斷則害治矣正使汝陳臬蔽斷皆順是叙則亦曰未有順事誠恐猶有逆於理者也如此則其心廣大虛明無所偏倚必能制義矣周公因四方和會大誥治道而建康叔為庶殷長則以其心人未有凡民自得若之者而周公之心與其德康叔實能知之

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皆不畏死罔弗慙

自此以下皆陳臬罰

蔽之大端也皆強慙惡凡民之寇盜攘竊為姦宄殺人
顛越人以取貨強不畏死者人所共惡之皆得討之朝
士曰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
無罪孟子曰不待教而誅之是也王曰封元惡大慙矧

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

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

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

惟與我民彝大泯亂

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猶為大慙而況於父子兄弟之相賊害者乎

愛也長幼之序天有顯道鞠養也父母遺體為可哀也
弔至惟人之至於不孝不慈弗恭弗友豈有不於我為

政之人得罪者天與我民五
常而大泯亂之得罪宜矣

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

茲無赦不率大夏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

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君時乃引惡

惟朕慙

泯亂民彝速用文王所作罰刑此必無赦夏轅
也以其不率典常陵轢德義是固當刑之然此

凡民也況惟外庶子訓人之官言外者對下文家人也
庶子周官諸子掌教治國子諸侯異其名稱庶子正人
長官周官小臣上士掌王之小命王燕出入前驅又有
內小臣奄上士掌王后禮事正內人禮事掌王之陰事
陰令諸節閤寺內豎限節內外者乃皆別異條品播布
敷施政化作民而立之風聲今乃弗念厥職弗庸厥道
以病其君吏奉君之法以治人者也而出禮麗法則君
病矣引導也是方導民為患而豈能化民成俗乎罔不

慙夫人而得治之也惟朕慙非王莫可治也諸侯之臣功罪王誅賞之臣工曰王釐爾成庶子為稱首教治國之子弟為功也特出小臣諸節內外正位闕睢鵲巢之盛由此出也

已汝乃其速由茲義

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

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

已止也事止此耳過此則有難言者矣吏弗念弗庸療厥

君速用此義率殺之非謂盡當殺亦舉重也民稱刑吏稱殺輕重可見雖然事猶當知所自始也則亦惟其君其長不能于其家人言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也夫不能于其家人故于其小臣及其外正長官崇尚威虐大廢放王命乃不用德治民是以其民強暴茲究廢棄典常弗克用又以至于此元惡大慙人皆得治之泯亂民彝政人治之吏導民為惡王治之惟君惟長而不能厥家人遂使諸臣廢放王命不用德治其誰之咎哉此所

謂難言者也。大抵康誥論德刑之叙，推其極，必使人君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本末先後，昭然可覩。其言蓋與三謨相表裏，自外而入。汝亦罔不省小臣也。自內而出者，亦小臣也。故兩見之。汝亦罔不

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

則予一人以懌。

汝亦宜自反，無不克敬。典，常用以裕民。裕，寬。舜命司徒曰：敬敷五教，在寬。惟文

王之所敬者，敬之其所忌者，忌之乃以裕其民。曰：視我為法，我亦庶幾能有及於文王。則天子予一人悅懌汝矣。勉。王曰：封奭，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

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奭

也。明者非自明而已也。所以明民也。迪，蹈。吉，善。康，安。明民，則能使蹈於安善。故我於殷先哲王之有德能用，以

安治民者起而求之大雅曰世德作求況今民無能蹈道而皆冥行不能有所適夫不能迪民則為無政在其國矣此王自謂未能又殷民故其下有天罰殛我之言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

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

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予惟不可不有所監觀而後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言德刑之敘古

先哲王莫不可監觀也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其何能行罰之行由德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夫是之謂行戾止也民之不靜由其心之未有所止也訓迪雖數而猶未齊同為君師者實任其咎天之明必且罰殛我我實不能其又奚怨凡罪雖小且寡無不得禍罰而況顯聞于天乎湯曰罪在朕躬不敢自赦夫天子奉天道

而不克若天天罰之不敢怨諸侯奉天子用不克又民天子討之而又何辭焉此終不能厥家人義故其下曰不汝瑕殄又曰無我殄享皆此意也此王曰嗚呼封敬不惟告戒康叔凡庶殷君長皆感厲之

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

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不慎厥德怨之所由作也謀必

可用必可常凡所斷制必於是誠致其廣大而敏於德敏日新也康平易也顧省察也遠使可繼也優柔而使自得之各止於其所止裕乃以民寧也如此則不汝瑕疵殄絕矣王曰嗚呼肆汝小子

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

康乂民

惟命不于常汝必自念此無使我殄絕汝享王室是賴而殄絕之豈吾心哉汝當明此服命康

叔侯伯七命其服自鷩冕而下為牧則加一命玄衮及
黻皆有典章明明有德也五服五章也高乃聽則道德
仁義之言日聞推之以
安治民其則不遠矣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

誥汝乃以殷民世享

告戒已盡又順道而申儆之其大要則在於勿替敬典一語而已告

語不過如此惟汝能聽我則遂為衛太祖以殷民世享前曰無我殄後曰乃以殷民世享戒勸之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殷民化紂沈湎于酒周公使康叔禁之特作書謂之大命見其

為戒令之大者也妹沫古字通沫水在衛之北沫邦紂都庶殷無不嗜酒而風化始於紂都故使明大命于此
衛詩既變淫俗復作
桑中所稱沫鄉是也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罔

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其次第

為穆故詩書稱文王為穆考武王為昭考周之王自文王為西伯始故曰肇國在西土愷慎也庶邦文王為西伯時所統治之國也庶士庶邦之臣也少貳正長御治也文王為西伯誥教其所統治庶邦之庶士或少或長凡治事者使戒慎朝夕不廢惟曰祀則用茲酒文王為西伯禁酒之令行於庶邦則三代牧伯之職為可見羔羊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在位皆節儉正直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

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

罔非酒惟辜

秣麴為酒自天降命也肇始也言其開端我民實為元祀元大也謂天地宗廟之事

自是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雖庶人亦用之人不勝嗜慾而沈酒以滅天理天降威罰於人由其大亂

喪德亦無非酒惟淫佚之行於小大國用喪亡亦無非酒惟迷亂之罪

文王誥教小子有

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欽惟祀德將無醉

小子幼少之稱必自其幼

少教之而後能成其性此謂士大夫子弟也正董正事作而行之彝常也士大夫子弟世業將有正有事而常酒耽樂何以在此選乎文王誥教國之子弟推之於其所統治庶國使惟祀得飲而猶將之以德無量不及亂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聰祖考之彝訓

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惟曰稱其所以教民者也上之人無彝酒而後教其民者亦惟是也

臧善我民教迪其小子惟土物愛則其心善能聰聰祖考常訓百畝之田五畝之桑雞豚狗彘之畜皆土物也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奚暇乎他慕哉於其小知大受雖不同量而必皆質樸淳龐若出於一妹土

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

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文王之教庶殷

未霑被也故汝明大命必自妹土始使其民嗣承父祖竭股肱之力其心純一藝黍稷以事父兄農功畢始牽車牛遠載賈鬻以所有易所無用孝養父母慶庶士有善洗潔腆厚也父母善之乃自潔厚致用酒

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

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

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

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庶士庶官皆有長故曰庶士有正伯亦長也庶伯君子謂孤卿也以

德選進長於其國其爾常聽朕教羞進也爾大能進德
為國者苟尊禮於其君君飲食之而得醉飽大惟曰猶
言其大者如此也爾克長觀省有所興作必稽于中德
酒不能廢也祭享闕則闕酒不可嗜也歌舞興則樂皆
非中德也作稽中德則能保其祿位爾尚庶幾能進饋
祀於其祖考以介景福用逸飲酒自介用逸對上飲食
醉飽謂以君饗燕則飲於家祭祀則飲如此乃信惟王
正長御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大德長不廢忘在王
家周公禁商人淫酒教其民以孝養之飲教其士大夫
以燕饗之飲福胙之飲使民能勤於業士大夫能進於
德而羣飲之樂不足與易之則酒令行矣夫必樂乎王
此而後耽乎此也苟無以趨之而強禁之民不從也王

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

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我文王能輔往日邦君
與其治事之臣及小子

今尚能用文王教不厚于酒故我至于今能受殷之命亦由此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

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

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

敢宗飲

我所聞惟曰昔殷先哲王蹈道畏天顯明小民經常厥德終始惟一秉持哲智緝熙光明能

成王德使四海咸仰敬畏輔相能自得師惟治事之臣其修輔又皆有恭敬之德故其君不敢自寬暇自安逸

況敢崇尚飲酒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

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

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邦伯諸侯長同官為僚尹其長也亞其貳

也服服其事周官宰夫旅掌官常以治教者也宗工大臣也外服諸侯統於長內服百官統於宗工於百官族姓與致仕里居者皆無敢酒于酒不惟不敢而亦不暇惟助成王德使光明顯大於尹人祇辟尹正祇敬辟君助王德顯而後正人使敬君奉令君正莫不正也殷先王畏相御事修輔有恭故不敢暇逸崇飲殷諸侯百官惟助成王德顯正人敬君不惟不敢酒而亦不暇其君臣當務如此我聞亦惟曰在今後

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

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

速辜

我聞亦惟曰言我又聞惟如是也嗣王紂酣樂其身其命令無能顯民使得敬保其常性而於斂怨

不復可變易大惟其縱淫佚于非常用燕樂喪其威儀
盡痛意民愍其亂亡無不盡然痛傷而猶惟荒耽厚于
酒息止也記曰遊馬不能不息而好樂大荒則甚矣故
紂不惟自息乃至其心疾很無忌憚雖死不畏紂
心豈獨異夫人哉酒變易之酒之禍大矣辜在商邑言
罪人之所在也罪起商邑於殷庶國與之偕滅亦無憂
懼言遂喪天下而不悔也弗惟德馨香祀使登聞于天
大惟民怨咨庶羣自酒言小大以之其腥穢聞於上故
天下喪亡于殷無愛于殷其罪惟逸而王曰封予不惟
已速召也天豈虐民惟民自召罪耳

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

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不若茲多詰必有所監觀乃為有徵水監監形

妍媸民監監國存亡撫安殷用酒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求安於是哉

予惟曰汝劼毖殷

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

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

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固愆慎獻賢也固慎猶曰秉心致敬也周公教康叔敬禮殷之賢臣與

其侯甸男衛之賢侯上言殷諸侯百官皆能助王德顯尹人祇辟故此教康叔敬禮之周官太史掌典灋則之貳辨法者攷焉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內史掌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受納訪掌書王命侯國設職槩此可見習典章識故事博物洽聞故天子諸侯皆以為友百宗工百官宗工也爾事爾事之者也服休任道者也休美

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師氏保氏之屬服采任事者也射
人太僕之屬射人太僕皆法度之官射人掌朝位射法
太僕掌正王服位皆事也記稱射人師僕人師則皆有
師道事之者也古者天子諸侯有師事之臣有賓友之
臣孟子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若順疇誰薄迫迫
切之諫爭風厲之謂也宏大也圻父司馬掌封圻之稱
農父司徒掌民之稱宏父司空掌事之稱司空掌事以
大名者使民非小事也孔子曰使民如承大祭司馬司
徒司空國之三卿若疇咨訪道德迫違糾正過失若保
順而保其身體皆安定其君者也周公教康叔秉心致
敬以尊禮殷之賢臣與其賢侯況惟所當賓友太史內
史與賢臣之為百宗工者乎矧惟所當師事服休服采
者乎矧惟司馬司徒司空國之三卿定君者乎矧惟汝
又能正身率下而剛制乎酒乎一一墮於佚凡上諸事
皆不能為故必
本之於其身

厥或詰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

周予其殺

尊賢修身其道略盡而後頒酒禁焉敗禁亂俗皆由淫朋故羣飲法特重無遺佚盡執拘

周寘之於殺因事為制也予其殺未必殺也猶今律之當行處斬也康叔得專殺而歸之京師蓋猶有輕重之

權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

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

時同于殺

羣飲當殺又惟殷之迪蹈諸臣惟工於沈湎之事所從來久其或未嘗受教令註誤適爾

則勿用殺之姑惟教之太宰生以馭其福不殺而生之福也有此明享其福必且能自新乃若嘗訓教之而不

用我教辭是弗復恤念我一人蠲潔也弗潔猶弗屑也弗屑汝行事惟終肯是同于殺猶今律不分首從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辨乃司民酒于酒

虔慎司察汝當聽朕而敬

慎之其可勿辨乃所司察之民而使酒于酒乎適爾非終則教之惟終則殺之所謂辨也

梓材

刈穫而後田功畢塗墍茨而後作室之功畢丹漆

自北而南行乎江漢之域自洛以東未漸被也今康叔分殷而治誠能勤用明德刑不施而姦暴止酒不禁而淫酗革先後迷民則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治道終焉此名篇之意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家邑之民與夫治民之官臣於家者也以厥臣達王卿大夫士臣於諸侯者也諸侯之卿大夫皆大家也諸侯之卿大夫之情故常患其隔絕不得達王而家邑臣民之情大家亦患其不能達限節相臨勢使之然也諸侯能以其家邑之民與其臣之情達於大家而又能以其國之卿大夫士之情達於天

子合上下之體而聯屬之此三代封建之盛意也而夏商之季大家已梗盤庚遷都其胥動浮言以撓上令者大家也導紂為惡朋家相滅遂至於亡者大家也殷既為周而迪屢不寧蓋久而後定者亦大家也馴至于春秋之末其事轉乖陪臣遂執國命三桓子孫浸以微弱家臣之禍乃至于此周公為能見其幾矣周公既作洛遷殷民自治之又使康叔為庶殷長治其不遷而留者梓材論治道之所終首言此使康叔知治體而救其患焉康叔封衛分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

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

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厯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

敗人宥

汝康叔順常道於是曰我有師師則國之三卿與其正長旅衆也師師言其風聲氣習相慕尚

也微子曰卿士師師非度今其言曰予無厲虐殺人亦豈不由其君先敬勞其民故其卿大夫士往亦敬勞其民故其往而姦宄殺人歷人者宥之則亦見其君有以戕敗人獲宥者而赦之國之三卿與正旅之大夫皆大家也其為善為惡固相慕尚然無不由其君身率之者紂為天下逋逃主其民好草竊姦宄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其遺俗宜有存者故周公特舉此虐厲殺人與縱容姦宄使為民患民之情或不得達皆亂之道也使康叔加之意焉

歷人過缺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

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

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王之啓監司察其治為民而已民當使胥

匡以生必曰無相戕賊無相虐害至于人情易忽之鰥寡至于人情易乖之妾媵當屬于其婦者皆能和合舍

容之王亦宜責效今邦君與其治事之臣其發號出令
果何以誠使能長養民長安民則古王設監不過如此
辟法也民不犯有司無所用刑戮是為治道之盛
惟曰若稽田既勤數菑惟其

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

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腹

稽察也自種至刈皆有候
察之必詳勤勞數布也菑

除草陳列修治為疆畔畎墍若作室屋勤立垣墉必塗
墍茨覆蓋之若梓人治材為器勤樸治斲削必當塗漆
丹朱事皆有次第有始必
有卒始勤終多怠故戒之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

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

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今王惟曰
先王文武

既勤用明德綏懷四方夾音協字當作挾古字省或脫
謂挾而有之詩使不挾四方庶邦皆朝享作兄弟之國
四方來王今亦既用明德作元后用典禮集會庶邦大
享周公作洛四方民大和會故云是則皇天全付中國
民於其先王有指疆土誠廣大矣肆大也或曰肆字當
下屬此言周得天下正如稽田作室陳力在前事今日
成務當有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以終之

王惟懋德用以和懌先後迷頑之民使同底于道和謂
調適之懌謂懌悅之先謂居前導之後謂從後推之夫
能和懌先後迷民則是用悅懌先王受命功力次第至
此殷民未寧先王受命未能悅懌之其事為未終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止已

止矣必若此監司其民惟曰欲使至于萬年惟王
之子子孫孫長保斯民則康叔之功在王室矣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王都在鎬而文武廟

在豐王出入則誥豐鎬相去二十五里武王欲營洛成王述而成之周雖都鎬而巡守會同則於是與宗周對稱東西都今河南府是也召公既相宅作誥旅王若公告庶殷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

保先周公相宅

成王七年二月也於是成王將營洛自周行至豐告廟先遣太保相宅成王是

年冠必以十一月周歲首行禮見廟矣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

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於二月順來其

次三月肅月三日也攻治郊社宗廟朝市之位水北曰汭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

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

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郊社位定乃用特牛告天地用太牢

告社稷牛二合祭也郊類祭新國故用事郊社焉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

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用賦後之書命庶殷

侯甸男諸侯使其長率之長即周公東伯也康誥有采衛遠不供後來享而已丕大也

太保乃以

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

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周公作洛將歸政召公率諸侯以禮見周公陳周公攝政

王能順周公成周道之事誥告庶殷君臣使咸知之幣玄纁帛取幣稱庶邦冢君四方諸侯咸在也特誥告庶

殷自伐三監至此事始定且遂將遷殷民也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

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元子大子紂為天元

子無道天改此大國殷之命而授周今王繼文武受命固惟無窮之美而亦惟無窮之憂祈天永命兢兢業業

憂豈有已乎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

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
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

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

何其奈何不敬言何為而敢不敬也天已

遠終殷命此殷多先哲王精神在天後王紂也後民紂之民也方紂之君民憑藉先王遺烈茲服厥命矣至其終沈酣昏迷智識隱藏諸病盡在暴虐傲慢淫荒無度也故其民始離惟知保護抱負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告愬無辜往而逃亡越出而又見執殺民窮甚矣天亦哀四方民之至于此極為之擇主其眷命用勉於德者殷先哲王豈不欲救紂民心既去天命隨之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其失天下也失其民也此祈天永命真

切之論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

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

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疾敏速也天之去就如王必敏速敬德相視先民

有夏若禹盛德天啟迪之順從之保之如子禹亦面稽
天而順之今天既墜其命矣面稽言若對面稽察之也
今又相視有殷若湯盛德格至天亦啓迪之至保之湯
亦面稽天而順之今天亦墜其命矣天之難謀如此文
武受天命今冲子嗣必當無遺壽考指謂周公益曰將
於此老成人稽考古人之德遵行之況曰更有能稽謀
自天乎言周公有天德苟有圖謀皆可稽參則亦面稽
天若也此旅王若公本意從子保格保意同文變無別
義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

敢後用顧畏于民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王雖年少為天

元子必承天意以從事其大能和于小民則于今為美
若僭也王為是不敢遲後用顧視畏懼于民情之僭差

不得于其上則僭差作矣謂殷民也故旦曰其作大邑
王來紹繼上帝自茲服行政教于土中

其自時配皇天蒞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

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

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周公稱名答召公遠嫌不敢當諸侯禮見也左

氏傳曰王合諸侯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侯帥

子男以見于伯召公率諸侯奉伯見周公略用伯合諸

侯之禮周公將復子明辟王且至新邑故不敢當此禮

也周公言其作大邑其自是配皇天京邑所以配天也

皇矣帝作邦作對郊社之位莫不咸在于是慎祀上下

其自時土中布治于四方王其保有天之成命治民今

日為休美然王有先務必服馴有殷治事之臣使比附

介助于我有周治事之臣裁節其性惟日其往使歸於

道然後王化純被矣此事必在人主王當敬作所作動也念緣而動體隨而動時逝而動事變而動皆動也動必有所自故謂之作所抑曰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敬作所也思齊曰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斃亦保雖動而未嘗不止也不可不敬德申言之一歸於敬而已殷民遷洛者皆大家固將於此選其賢者服在百僚舉善而教我不可不監于有之必使比介有周御事以此為先務

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

國命嗣若功

夏殷興亡不可不監而其歷年與隆命則一聽於天不敢容知今王嗣夏殷受其命

我亦惟此二國之命承順其功為禹湯之所以興啓太甲之所以繼皆為有功吾則承順之其當聽于天者吾不敢容心焉孟子曰若夫成功則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

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

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

祈天永命

王今初服厥政譬之生子教之必于其初生其智識雖命于天而少成之教則為自貽之

也今天於是而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為知今我初服厥政宅新邑故智愚吉凶歷年長短皆於此命之王必當疾敬德王惟德之用祈天永命乃在此時智與愚對吉與凶對歷年長與短對而獨言命哲者夫豈可使之愚

哉是為師保之功故曰自貽哲命吉凶長短惟天所命耳故曰我不敢知夫既不敢知而又祈焉何也夫子曰丘之禱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久矣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

顯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亦豈敢殄滅誅戮之用此治民此二語專為殷民驕淫矜夸皆非彝也必惟禮義

之迪而又不敢以刑戮威迫之故殷民為難治順古先哲王之有功在民者其惟王居位必在德之首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法古修己小民乃惟有所儀上下勤刑用於天下不即愆淫不施刑辟於王為顯矣

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

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上承天下乂民勤勞憂恤其曰我受天命大當如夏之歷年又當用

勿替有殷歷年我欲王能以小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
民受天永命載祀兼夏殷之數

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

成命王亦顯

周公既荅召公以作洛之意則又拜手稽首荅其禮自稱予小臣遠其逼也離匹也

民與君匹百君子衆諸侯與其御事也為王治民皆王之匹民者也於其友愛此民者保受王之威命明德勿替引之王終能保有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成命王亦有顯名

天永命

我非敢勤諸侯禮見受其幣恭奉之供亦奉也言將以供王蓋以太保與周公誥告之言復於

王使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召公先相宅周

公繼至卜得吉乃遣使告卜遂經營庶殷丕作洛誥於是周公歸周復子明辟成王留周公事相屬也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子成王也成人矣故稱之曰子復子明君使自

為政也必言明者主道利明不利幽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脣

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王如弗敢言王退托有如弗敢然勅天之命惟時惟

幾夫欲及天命所嚮而承之而退托弗敢則時幾逝矣成王能為其事而退托弗敢足以觀德矣非能自得師何以有此基始基之也始基此命安定此命不可不及天心所膺嗣故予嗣太保大相東土復子明辟使成王宅新邑行政化始基作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明辟文武功業至此遂定

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

東亦惟洛食俾來以圖及獻卜

師衆也。鎬稱京王所居也。洛稱師王時會所至。

也。至春秋遂稱洛為京師。黎水關案今潞州上黨黎城壺關三縣皆古黎國地。漳水流經三縣即潞水也。職方冀寢潞漳水東至今洛州入河。黎水豈即漳水歟。禹貢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又案淮南子武王欲築宮于五行山。周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也。納貢往矣。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君子謂之能持滿五行。即太行高誘云上黨闕也。然則周公卜河朔黎水猶以武王嘗有其意歟。卜不吉乃卜洛亦武王意也。澗瀍二水皆入洛。注水經瀍猶有瀆可攷。澗不可攷矣。卜澗東瀍西惟洛食。孔氏以為河南城又卜瀍東亦惟洛食。孔氏以為今洛陽將定下都。遷頑民故并卜之。孔氏所謂河南蓋漢郡洛陽其屬縣也。王城不見所出其說自孔氏始。春秋王室亂書

王城又書成周最後書城成周杜元凱注子朝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居成周敬王徙居成周亦不見所出其說自杜元凱始由是世遂以河南為王城洛陽為成周而於經有所未協故說者又以意通之謂下都為保釐大臣之所周人朝夕受事習見久遂獨指以為成周亦無所據也余案東周稱成周猶西周稱宗周也成周洛邑猶宗周鎬京也宗周成周其大名鎬京王之所常居洛邑王不常居時會則居之故又稱王城焉猶今稱行都也號作王宮于玆晉作王宮于踐土皆以待巡幸故謂之王宮然則王城亦猶是也水經洛水過河南注引孝經援神契周洛為中謂之洛邑洛水又過洛陽注稱周公所營洛邑其城方七百二十丈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邙山以為天下之葵方六百里因西周為千里是則雖桑鄴河南洛陽通為周洛邑未嘗析而為二也又案書序成周與春秋成周一也書序稱周公往營成周不應不指王城而指下都其為王城必矣春秋書城

成周不應與書序異處書序自為王城春秋自為下都
必宜矣周人遷殷民皆大夫士大夫有邑士有田多士
曰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多方曰爾乃
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周王畿之制士田在郊家邑
在稍是則殷民遷者皆在王城之外各置邑受田必不
築一大城聚居之若拘囚之者也故王城宗周析而為
二其說始於孔氏成於杜氏皆非也大抵說經常有據
詩書王制孟子左氏傳國語可據史記已有不可據者
其他傳記苟不可攷實則必難據也周公既卜澗東瀍
西而又卜瀍東何也周人自郊闕之內皆為國中方百
里澗東瀍西南屬于洛其定為都邑者不能百里故又
卜瀍東亦屬于洛跨瀍水東西通其地大名成周又名
洛邑王城則故在邠邠也水經地方七百二十丈其為
宮城蓋無可疑者惟洛食蓋洛旁地皆卜之惟南屬洛
為吉相視經營皆人謀卜吉乃定定之方中曰望楚與
堂景山與京人謀也又曰卜云其吉終焉允臧得卜乃

也定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

匹休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

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王拜手稽首尊師傅也匹

配配天休命也恒久貞正有堅凝之意易貞固足以幹事王自以為與周公當共貞此卜吉也拜手稽首以聽

誨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

俾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

作元祀

新邑行事祀其首也肇始稱舉周因於殷故曰殷禮凡不在禮文典祀之所未及者皆於此秩

序而祀之則所謂損益可知者也制禮作樂此其始矣咸秩無文言雖小不遺也蓋自作文武廟于洛明堂升

配星辰河嶽禘祫烝嘗以至于戶竈行厲酺禋禴祈必
皆通於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損益行之是為成王
首政故予整齊百工使從王自周往洛予惟曰庶有事
言侯王所為也今王當即出命曰記功之可尊者以功
之大小為序大功列大祀元大也獨
言大祀尊也大祀定則中小皆定矣
惟命曰汝受命篤

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

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

惟王此命之出其大要則固曰汝受

命厚輔言山川鬼神百辟卿士之有功者當秩而祭之
汝必當以厚輔我大視功載定其高下百官於是稟命
而行乃汝悉自教之也天子百官承式是為教之若其
小大高下行之不以理而以情稍有朋比則佞諛容悅
固將自此出其端一啓其往必將如火始燄燄其所灼
次序及之豈能絕乎或曰周公大閱視功賞載籍皆成

王自受教之官皆汝私人非也方復子明辟成王猶未受安得已有功賞載籍置私人於其中又周公教成王七年於此即政而遽以其私人亂賞典無乃畔周公為太早乎諸葛孔明既沒而後黃皓始用事若是則成王有媿於後主多矣又周公以師保為冢宰而成王宮中乃有私人相為朋比怨無此理又本為秩祀非行賞也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嚮即有僚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周公誥召公曰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

御事是則周百官不可不自正也然必有所本始王其順常道及撫事如我惟以在周百官往新邑必使各知所趨向就其僚明作有功言各務職業厚大成寬裕則汝永有美譽之辭伐柯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周公以師道自居教成王能如我順常撫事則百官為可用此因新邑秩祀遂教成王以君道當如此觀周官之作成

王可以教百官矣而周公警策之猶如此禹曰公曰已
惟帝其難之成王安可以不知其所不及也

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

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

惟事其爽侮

殊稱公曰又一事也已歎言之而不盡之意新邑既祀遂受諸侯朝享故周公又教

成王以此事必惟其終也奉上之謂享汝必自盡敬則能識諸侯享與不享吾心自不能盡豈能知人享不享哉享多儀物非所貴也儀不稱物為不享惟其不役志于享故闕於儀也凡人所謂不享其事必爽忒且侮慢既醉曰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

汝于棗民彝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永哉

古字頒班通逋還反頒賜

也班列也書班宗彛字作班則其義亦通孟子若是班
乎頒朕不暇言成王沖子欲登於我列則有不暇成王
之學未能至是也顏子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既竭吾
才欲罷不能豈非頒朕不暇者乎或曰詩魚藻有頒其
首頒苻云反大首貌或作盼頒有大義則周公之德光
明盛大矣周公言成王頒服不暇必當聽我教汝于輔
民彛父子主恩君臣主敬皆民彛也百辟之或不享其
教之有未至歟沔水曰念彼不蹟載起載行我友敬矣
讒言其興孟子三自反卒曰是必妄人是於禽獸奚擇
言不復以人待之君子猶以為非忠厚之至獲勉汝於
是不能勉則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武王
為不圖其長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周公
為達孝以其能繼志述事也汝能厚叙乃正父武王又
能無不順其無克孝可以儀刑天下四方諸侯不敢廢
乃命奚敢不享上哉周公曰厥若彛及撫事如予又曰
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衆民彛又曰篤叙乃正父罔不

若予皆家人父子間語
不獨以師道自居也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

我民無遠用戾

汝往必敬哉此為我所昭明篤厚哉五
典五惇五禮有庸明且厚者也彼諸侯

皆以此寬裕吾民而豈不知敬
其君汝無疎遠之使蹈于罪戾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

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

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

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

子夙夜毖祀

王順周公曰明保予冲子公稱舉丕大顯
明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功烈奉荅天命

和協恒久四方民居于洛師凡今厚尊大禮稱舉秩序
元祀遂咸秩無文公實當任其事此荅初教秩祀意惇

宗稱秩即伯夷秩宗也周為宗伯故謂之宗禮宗尊也
禮莫尊於祀惟公德明光于天地勤施于四方旁作穆
穆敬美迎于平不迷文武之所勤教此荅後教百辟享
意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迓衛即舜賓四門也周公為諸
侯長乃其職予小子夙夜當慎祀言禮樂政化皆由公
而成予小子惟慎主祭祀而已鳧鷖守成專言公尸燕
飲福祿集之天下治安無事人君所慎者惟此紂惟不
慎故昏棄厥肆祀弗荅周人祀典一歲之中祀之日居
多蓋常使人君清明其心齋潔其身日與鬼神接恪共
不懈而邪僻自消夫以是正其君使持盈守成焉然必
使人君能自如此則有以盡其心不
然怠忽生之浸至於謂祭無益矣

罔不若時

輔我迪德甚厚無不順足者皆荅罔不若予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

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

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王言

予小子退當即辟于周遂命立公後謂封伯禽於魯也
四方雖已蹈於治而未定宗禮則亦未能教寧公之功
制禮作樂周道大成而後公之功順定馬將大公德已
勤施於前更當蹈大其後監董我衆士為師為工者大
保文武所受命民治之而為四輔師保丞疑也此又答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公倅嚮即有僚意周公
本以太傅為太宰至君奭始稱周公為師
蓋始居太師之職監百工則仍為太宰也 王曰公定予

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

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當留安定我往新邑雖言之有不
能盡也公功恭肅將大祇敬歡樂言

人無不尊敬悅樂公德也然則公安可去我公無使我
困哉我固惟無所厭斁其安天下事公亦勿替儀刑則

四方世世享其上矣此廣旁作穆穆迓衡荅百辟享意
大抵洛誥復辟遂往宅新邑周公因秩祀教成王正百
官服殷御事因受四方諸侯朝享教成王先自敬慎威
儀以識享不享加恩意親睦諸侯成王一以倚重周公
雖親政留周公監董百工定宗禮居師位勿替儀刑使
四方世享其大指如此然成王遂能知所不足知所以
自輔必不可無周公虛已盡心乃至於此周公之所以
教之者可謂盛矣不如是何以為周公惟予沖人弗及
知疑亡之證公無困哉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

公勿替刑進德之證

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
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

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周公承王命拜而荅王言王命予承保文德之

祖文王受命于天之四方民於乃先有功烈之考武王
引大朕恭敬孺子來相宅其大醇厚典常尊禮殷之賢
人治為四方新君作周恭先蓋曰其自是土中治使萬
方咸休惟王乃有成功此言新君以恭敬先施之將與
殷之賢臣同自此土中治四方使王有成功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

烈荅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俾來

殷成之烈荅其衆作周孚先成朕昭明子成王典刑乃

畫文祖文王之德使之慎殷事此言周公帥百官以忠
信先施之共成周公昭明成王典刑慎殷事也此亦為
終服殷御事比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
介周御事之意

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孔氏乃命寧句絕
非周公言王乃明

安我以黑秬黍酒二酉中器言曰明潔致敬文武美享
謂告文武此為休美必享也言安我者周公遂留也予
承王命不敢經宿潔告文王武王不敢經宿不暇齊也
周制九命作伯賜秬鬯圭瓚周公為東伯久矣至此成
王親政始賜之惠篤敘無有邁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王伴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周公又謂王當順厚其叙言事

有先後無有不順不厚而遇自疾蓋禍福無有不自已
求之者必使至千萬年厭飲乃德如此殷乃能長成言
殷民服化也王使殷乃承此叙萬年具長觀朕子成王而懷其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

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

公其後王賓殺殷咸格成王八年十一月戊辰也史載作洛復辟成王至新邑前後皆

可攷周公七年三月至洛經營命殷丕作周公還周經
無日月至建子十一月周正月朔復辟是為成王八年
伊尹還政以冕服奉太甲歸亳亦以建丑十二月殷正
月朔以此見成王即辟亦必以建子十一月周正月朔
明矣春秋書即位必正月王即以此月往洛戊辰烝祭
歲事周官司馬中冬大閱享烝則建子之月也又至十
二月是為周公攝政七年建丑十二月歲終史特於篇
末總其事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
七年此其歲月前後皆可攷商周正建雖異而史序事
數月必用夏正所以正天時也因烝祭文武廟各加特
牲王命作冊也命史逸作之書于冊惟告文武立魯侯
為公後祭有賓殺殺牲禋告此告也亦有賓殺牲格至
言王自命賓至裸太室皆親至行禮重其事也即辟因
朝王於豐告文武命周公後因烝祭於洛告文武洛有
文武廟祖文王而宗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
武王也豐廟已如此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

誥

太室清廟封于祖廟故王入太室祿鬯此所謂禋也

成王命周公以秬鬯二卣告文武亦曰禋此言王入

太室祿王命周公後謂告立伯禽也作冊誥冊也王作

之韓奕曰王親命之是也以王命書于冊史逸告之故

曰逸誥內史王命諸侯則冊命之是也祝冊命作誥冊

親作足見王言之體史皆詳之周公本與太公召公同

封皆留為王官今命伯禽為魯侯使之國為周公後則

周公為魯始祖而猶食采於周號周公周公傳嫡國於

魯庶封邑於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

周皆特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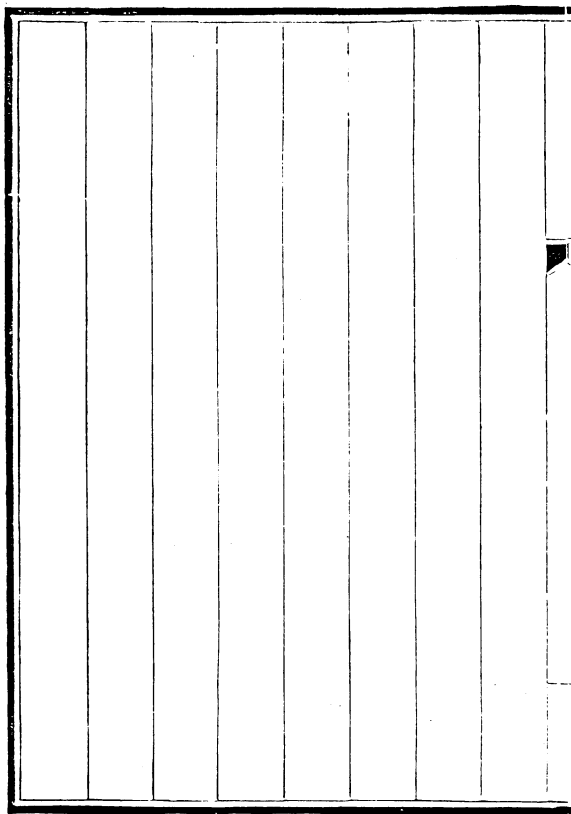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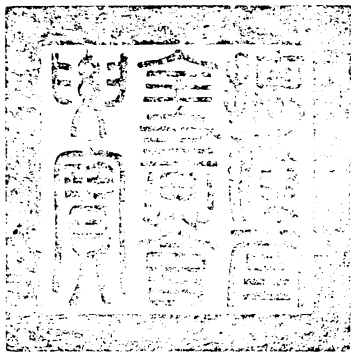
孔氏曰自戊辰
以下史所終述

尚書說卷五

謹案卷五第十五頁後二行注正心以正朝廷以
正百官據漢書廷字下有正朝廷三字

第三十七頁後八行王入太室裸刊本訛作另行
今據此書前後體例改下在十有二月同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衛子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說卷六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四十

經部

尚書說卷六

宋黃度撰

周書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殷民之為頑不識天

命去就奉武庚為亂動搖天下是為不則德義夫子定其罪與苗民同世儒謂於殷為忠異乎夫子之訓矣天命已去而欲私植之與天下之共主爭衡以此為忠可乎天下未嘗有依違之理也在殷為忠在周為畔是依違也依違則二理矣理隨事為輕重重者立則輕者廢紂為當誅武王為行天討其輕重不待言而知殷遺臣

之私忠其能廢天下之公義乎思不勝義畔而已矣孟子論瞽瞍殺人舜棄天下負瞽而逃親為重天下為輕其告滕文公以太公避狄不以其所養人若害人民為重國為輕築城鑿池效死而民弗去國為重君為輕古人立論明白洞達不以利參義故無依違之言苗民遷三危殷民遷洛周公以為先王明德之子孫將於是而教帥之書稱于降爾四國民命又稱今予惟不爾殺蓋以為叛上本當誅也成王已親政周公猶以王命誥自三監叛東征至作洛遷殷民事之本末故成王使周公以王命誥終其事焉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自烝祭後遂遷殷民三月至洛

稱商王士皆其宗族親戚也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漢魏以後革命之際宗族誅戮殆盡三代固無此事然

乖阻之端已見於此時本朝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
受周禪不殺一人誠為盛德

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命明威致王罰勅

殷命終于帝

順道而告之稱殷多士著其滅亡之餘也弗弔言人事之不至也是愍下民故大降

喪于殷致王罰正殷命黜之終猶絕也武庚既誅除殷國立微子於宋殷民始絕

肆爾多士非

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

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肆故今以繩繫矢而射曰弋天

所不畀信無固亂也推亡固存是乃天道使文武有求位之心天其厭之矣惟我下民皆秉心為周天之視聽必因於民天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
明為可畏也

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佚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
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引長逸安天之眷顧有德實欲長安之有夏乃不能承
天意自適於安則為天之降格嚮于是夏當其時桀不
克用帝命大為淫佚有惡辭惟是天始不頑卹無所念
聞廢其大命降致罰乃命成湯革夏湯即其賢人君子
與之共治四方夏之賢者皆識天命皆達廢興之理皆
能以天下為公義安生民為心殷多士為不能進於此

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

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明德恤祀乃能為百神主配天

其澤則
王矣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

王勤家誕淫厥洪罔顧于天顯民祇

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天顯也予臨兆

民懷乎若朽索之御六馬民祇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

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天之不畀不明

厥德也夫豈獨殷凡四方小大邦國喪無非不明厥德有辭于罰者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

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

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靈善神明其德也或曰靈承帝事或曰靈承于旅皆祭天也祭

天而天饗之故曰靈承天有命命我曰割絕殷告正于帝天授有德不更改命故曰惟我事不貳適天下公器

奚可強留故曰惟爾王家我適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予能言天之所以絕殷者曰惟爾大無法度而

已今我不爾動禍起爾邑謂武庚叛也予亦念天即殷大罪而敢緩縱不正乎武庚雖誅而同亂者無所討正

故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

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猷道言遷殷為

有道也孔氏曰我一人我天子也豈不幸其苟安不動姑務寧息乎天命不當如是也汝自今能遷善改過則

定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

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

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冊書典藉殷革

夏命爾先人有書有籍爾所知也今爾又言夏士蹈德簡擇在王庭有服職事在百僚而今乃不然乃方遷徙治汝罪周公答其言以為予天子一人惟聽用德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則自紂時沈酗亂德草竊姦宄舍匿罪辜脅權相滅往事姑已紂亡又奉武庚為亂而何德之可稱乎言天邑商益合紂武庚之罪於其中如爾罪皆當誅我惟率緩縱矜憐爾故遷汝教汝率猶一切也爾多士無所選用與夏事異豈我罪乎五服五章五刑五用皆有天命其能以爵祿私相悅哉武王入商釋箕子囚式商容閭無賢則已有則舉用之矣

王曰

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

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

殷管蔡奄為四國伐管蔡黜殷及來自伐奄皆止誅

其君盡赦其民是為大降四國民命獨赦其死耳我今乃明致天罰移徙爾使遐遠汙染之俗比近承事臣服

於我知所共尊多為遜順盤庚曰非汝有咎比于罰周公曰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殷民之遷本為有罪也奄在龔慶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曲阜縣

有申

忿疾于頑則殺爾矣惟不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

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作洛蓋為

錫京在西四方賓貢不便亦惟徙爾多士所當服事奔走以臣於我而興多遜爾乃尚有爾土

爾乃尚寧幹止

皆卿大夫之有家者也士亦有祿田而皆不奪其土士田在近郊安寧勤幹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

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歛有幹

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致天之罰刑殺爾矣于爾躬罪人不孥也

然不復能宅邑繼居矣有幹則有繼易幹父之蠱有年穀熟也爾小子乃興起于善從爾遷洛始孔氏曰反

所生誘之得還本土皆術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又曰申勅之也或言

謂此命不可常得聞也

周公作無逸

成王初即政周公作無逸以民事戒使知稼穡艱難召公公劉詩亦此意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

知小人之依

所猶處所也無逸則敬敬則安安則久所其無逸也君子分當逸所其無逸者君子

勞心小人勞力是故先知稼穡之艱難身逸而心則勞矣小人依稼穡而生也詩曰曾孫來止田畯至喜又曰播厥百穀曾孫是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若成王為知之矣

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諂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

人無聞知

諺同畔諺也強悍自用之意誕欺一曰大也

武視高祖陰室葛燈籠麻繩拂曰田舍翁得此已過矣是為侮厥父母

周公曰嗚呼我聞

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

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每章稱周公曰又嗟歎之丁寧儆戒之意

脩身事天治民同一敬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

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

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

年

作起其事間見故或之居喪不言禮也無命令耳信乎陰默絕無聲聞則未之見也言出而民惟悅之言

乃雍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

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

十有三年

孔氏曰祖甲太甲以享年久近為次故在下又曰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甲或曰太甲與

湯同為不祧故稱祖案史記殷自有祖甲高宗子祖甲淫亂殷復衰國語亦曰祖甲亂之七世而殞邵康節皇

極經世書祖甲繼祖庚而立歲在壬戌廩辛立於乙未其歷年之世次皆與書合鄭康成謂武丁欲舍祖庚而

立祖甲祖甲以立弟不義逃于民間是蓋賢矣其自時說或當有所受國語史記容或誤歟皆不可知也

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耽樂敗性遂以天年祖伊所謂民中絕命也

周公

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旣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康功安民之功

田功稼穡之功徽懿皆美也道德之容仁義之言其柔其恭何所不美惟正之供貢賦皆有常典也文王九十七而終享國五十年四十七受天子命即位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昊不遑暇食周公行有不合於三王者仰而思之坐以待旦皆勞其心者而皆享上壽世或以思病其心何也孟子曰心之官則思中庸曰思誠者人之道心非類墮腐敗無用之物也聖人之思所為異於人者有思必誠而已是故不邪則不感不膠則不困不憊則不感不驚則不誕不陂則不危不曲則不迂不得則思思而得則悅故曰理義之悅我心是故盡心知性則知天矣理性命同出一源蘇文忠曰漢武帝唐明皇皆非無欲者而享國長壽十一而已豈可効乎是也然武帝殺戮至父子不相保明皇流播幾不免雖長壽而累其身且累天下周公無逸稱三宗文王之壽皆謂壽考不忘能興其國家能乂其民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者武帝明皇長年何述焉

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

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

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一息逸則縱矣况窮日之力乎一息之逸充其至可

以為紂紂之迷亂其始亦曰吾姑今日為樂明日止也如水潰隄苟有隙焉激射而往豈能止哉凡為耽樂皆非民所訓非天所若必有大過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

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譎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

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

則厥口詛祝

訓告講切啟迪也保惠將順也教誨匡救也譎張誑也幻妄也誨告保惠教誨之交

修則人無敢為誑妄者於此不能聽則誑妄遂作人且教之變亂先王正典法無小無大皆變亂之不順人心人心

違怨必詛祝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

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

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不惟戒逸又教之改過自省迪

蹈智哲言行其所知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譟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

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

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君德必寬大聞過自修則怨釋諱過刑殺則怨聚周公之言及

此成王豈亦有間可窺歟苟無其事何以見於訓戒之辭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

君奭

召公為保甘棠廵行聽斷則以太保兼司徒周公為師洛誥監我士師工則以太師兼冢宰召公先

周公周公新命也周公本太傅周師保往往兼六卿蘇公司寇畢公司馬皆是不必盡為冢宰司徒也固有冢宰司徒不為司徒師保者冢伯維宰番為司徒是也左右分陝也益稷左右有民是也或曰左右相猶伊尹仲虺也召誥召公錫周公幣蓋以周公告太平功成且歸老矣洛誥成王留周公周公遂留故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言已所以留不得去之故不獨周公自留且并留召公焉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

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

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尊之曰君有土之稱君陳君牙皆然永孚于休終出不祥皆不敢知

天難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

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

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而已歎且言其事曰是在我而已我亦不敢安于上帝

之命而弗永遠念天威及于我民無使有尤悔違闕是固惟人耳其或在我後嗣子孫大弗能恭敬上忽天戒下失民心遏絕散逸前人明德光輝我老在家則不能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

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

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天命歸周既不易而又難信若乃一旦墜失其命則弗克

經歷有年嗣承前人恭敬明德矣在今予小子旦亦安能有所匡正尚惟蹈迪前人光輝施于我沖子成王使

有所觀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法而已

文王受命

凡又曰皆史官節略之文也寧王武王天雖不可信而我周道惟武王之德能延長之天

是以不庸釋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于文王受命

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

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

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伊陟伊尹子湯欲遷

夏社不可作書名臣扈蓋佐湯興商伊尹仲虺之儔格天聖人之事巫咸巫賢甘盤已不能與此亳祥伊陟贊巫咸作書多咸又山經載巫賢事怪率猶皆也皆惟此陳力保又有殷殷聖賢之臣多保又功深故殷升配多歷年所殷郊冥高宗獨稱甘盤不稱傳說甘盤教高宗有成德矣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

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

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

孚

天之所以純一佑命有商則實惟商百姓歸戴之王人與說命王人同稱其王之辭也殷王無不自執德

章明恤念其小臣與其藩屏侯甸雖至臺輿皂隸奔走服役者皆惟以德舉是用又其君有事于四方莫不翕

然趨之如卜筮之信此言商世有聖賢之臣輔其君其君皆能秉德其內外小大之臣無非德選脩身尊賢之序也夫是以惟動丕應侯志其民莫不信之言小臣以見卿大夫言侯甸以見朝廷言奔走以見指麾者小臣在內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

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格言有平一之德能格天者而天壽之此謂

老臣天使此有平一之德能格天老臣保乂殷之後嗣紂天乃降滅亡之威今汝必長念則有心固命其治昭明我新造之邦天純佑殷歷年多猶不可恃紂一跌而亡今周新造其命未固其可恃乎公曰君奭

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

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闕夭有若散宜

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申重勸勉也有所斷割而重勉之言商事也武王復受天

命故曰申勸天所以割殷申勸武王之德集大命于其躬者蓋惟文王能脩德和我有夏亦惟有此五人者能輔相文王號

叔王季子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

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

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文王雖聖如其無是五人者更往迭來蹈迪常教則

亦無德降于國人矣文王受教五人者即大雅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也堯舜禹湯文武皆有受教之臣孟子之論本此純佑秉德皆因前言而略之天純佑文王亦如殷先哲王文王亦能秉德蹈道而知天威而惟是五人者大能昭明文王蹈迪顯見覆冒天下

武王惟茲四人

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

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武王之世號叔已死惟茲四人輔武王尚能蹈道以有天祿後暨武

王咸劉厥敵卒其伐功亦惟茲四人者昭明武王覆冒天下大盡舉用惟冒丕單稱德亦與前語相涉而畧之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

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鳶不

聞矧曰其有能格

今周道未成祈天永命未能如殷譬若游大川未濟也自武王崩予及汝

輔相小子至此今在予二人必當共濟小子如未即政在位之時汝大無我責若皆務自收斂舍之而去無以勉其不及苟老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稍違去就常義與同濟艱難其或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則雖鳴鳶且

不聞況能為殷諸臣相其君格于皇天格于上帝乎鳴
鳥鳳也至治之世麟鳳在郊藪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
出圖古人不以為異也致鳳非難格天為難天猶可格
鳳豈難致乎大司樂一變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六變致
象物及天神人生有聖明之資猶必有所受教之臣而
後能格天純佑秉德尚賢迪知天威若中材常主而又
無斯人焉教迪之其何以臻此周公蓋以格天事業自
任矣自泰顛闕天之徒文武舊臣皆已彫落後來者未
見其人若周公皆去則成王誠無與居濟川之喻非虛
也周公與伊尹不同太甲克終允德伊尹去有伊陟臣
扈可以托後成王未堪家多難君陳畢公皆不可去
與於此君陳訓辭可見此周公之所為不可去也

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

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君當遂監于此理義此為重也
去輕留重文武受命雖美亦大

艱難告君以道寬裕我則當留輔後人不使迷惑周召
佐文武造周天命未固誠不當去召公明人臣常義周
公以其義稍變故反覆推明之欲使公曰前人敷乃心
召公以道寬裕我勿拘迫為一切也

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

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前人武王布其腹心悉以命汝使作汝民極召公為司徒掌教

所謂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也其言罔曰汝當明勉配王
偶配也元首股肱相配而成體也必在誠信乘此大命
歸周惟文王德大承無窮之憂恤而慎固之今成王未
能為此則民極固未立武王之所以命汝者猶未酬而
可以去乎冢宰司徒對立二府其公曰君告汝朕允保
職任俱重周禮太宰六典可見

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

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
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
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
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告汝朕言必信

召公自武王時為太保遂相成王稱其官使知有不得
去者成王弗克負荷則師保之責豈容以去位免召公
為司徒極未立為保王躬未能自保皆不當去前稱其
名為論文武事且將使成王知之故用君前臣名之義
後獨稱君不名朋友自以禮義相切磋此言欲成文武
功業故又稱其名猶君前之義也其汝必能敬以予監
于殷之喪亡其事大否我周已受而不能于時保之則
天亦去之故念我天威為可畏矣能左右之曰以予欲

其相資助也予豈不信乃惟若此誥予惟曰襄我二人
襄上二人文武增益文武功業而上之小雅曰明發不
寐有懷二人周人每稱文武為二人方天休茲至惟是
二人尚弗能勝天今歸周二入皆不能終其事故為弗
勝今天休固未艾也不及此時慎固之而吾與汝皆已
老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其亦奚能勝予乎其必在汝克
敬德如伊巫號天諸臣昭明我俊民使內外小大之臣
藹然如殷周盛時乃可以責後人于弘大是矣讓責也
又歎而言昔者厚輔是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之休我
心皆成文王之功在於不急昔號天諸臣能昭明文王
之德冒覆天下故今我與汝必輔成王使丕冒海隅出
日無不順使乃為吾與汝能自盡也殷賢聖之君六七
作而皆有賢聖之臣能格于皇天者輔相之周自周召
之後其稱於書者君陳畢公君牙伯冏大略多非受教
之臣矣奚敢望殷諸臣事業伊訓咸有一德說命高宗
彤日諸書自立政後絕無此作宣王時召穆公保衛仲

山甫輔導亦庶幾乎此矣而宣王不克終末年雖仲山甫諫亦不聽豈非諸臣力薄無能任格君之事者乎大抵人臣無格天之德誠不足以言格君之事太甲成王皆中材而能登進聖域成湯文武之業為商周盛王伊周之力也譬若造化榮槁植僵其功力豈常人所能至哉周公觀天意察時變精矣當成王既即政春秋鼎盛四方乂安若使秉德不固逸樂遂作事誠難保觀無逸立政之所以誥公劉卷阿之所以戒訓誥保惠未嘗一日廢然而口舌言語猶非其至者所謂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潛消冥化之者多矣由此言之周過其歷豈惟文作武述之為不可及而成王持守之功深矣故嘗以周公稽田之言譬之文武播種立苗成王灌溉養苗立而不養則雖鹵莽之熟不可冀養之益深則其熟益豐故周人祈天永命之功專在成王然則周公之留豈不重於去矣乎人臣常義夫豈足以易之雖然公曰君子有周公之事業則可無周公之事業則貪矣

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惠順閔憂也予豈不順故若此多誥

予故曰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其能無憂哉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

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太甲克終允德而伊尹去成王能厥初未見其終而周公留

祇

若茲往敬用治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仲叔子叔沒而後

仲踐諸侯位事當如是也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

蔡叔于郭隣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君薨百官

總已聽于冢宰三年三代常禮成王服喪凡七年成王既政周公遂攝行天子之事通成王服喪凡七年成王既冠周公始復辟則事之變者攝七年耳書傳或曰周公踐天子位則妄也致辟于商殺之于商也管叔親至商奉武庚叛周克商遂殺之蔡叔不死非首逆罪差輕赦其死而囚之郭隣地逸書作號凌郭號古字通左氏傳制巖邑也號叔死焉古東號國有虎牢城漢成臯縣今為汜水縣屬孟州淮南王曰吳王安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三十六人其地自今為險塞案管叔國在管城蔡叔國在下蔡號近管遠蔡管叔去其國居商挾主兵也蔡叔去其國居號以兵塞險拒周也蔡叔獲乎此遂囚乎此以示天下險為不足恃也以車七乘險置守見司險又囚反叛之人于此兵衛當嚴也七乘五百二十五人之賦車徒具焉或曰使食七乘之稅未見所據蔡

叔據險拒周罪豈不當死四國之叛惟殺武庚管叔餘皆不死可謂仁矣而況蔡叔當議親乎殺一管叔已為傷恩霍叔罪又輕於蔡叔霍叔不用兵迎降或亦是誑誤脅從故奪國降為庶人猶三年不齒後復封霍三叔之罪皆以叛非為流言也史稱流言者為國諱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至親骨肉安得不諱王茂弘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乃出臣族

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

命諸王邦之蔡

蔡仲自以克庸祇德受封而國用蔡舊名孔氏曰以示戒又曰蔡叔封圻內蔡

仲封淮汝之間國語文王諏於蔡原則圻內當有蔡而其地闕不可攷案蔡叔為三監已封淮汝之間用其采地舊名與齊魯燕同封霍亦同封史記可攷蔡叔既失國其國虛置遂以封蔡仲仲字禮五十為大夫稱字庸用祇敬周公攝政以為王卿士舜殛鯀禹為司空周公囚蔡叔蔡仲為卿天下之至公也叔卒年月不可考而

仲之邦蔡與踐奄皆在作洛之後成王即政之初明誅
賞以示天下也庶殷不靜自今有能率德改行雖其父
倡亂猶得復封苟怙終不返則六師移之其行事次第
如此故多方之終篇曰爾尚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
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
事有服在大僚又曰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
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
罰離逖爾土是皆非空言也

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侯

東土仲自受封也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

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

之違王命

邁迹使可繼也大雅曰下武維周率武王
彝訓是為邁迹自身蔡叔不足法也違王命

叛也已封其子而不為其父諱何也昭明王法以訓天下雖蔡仲亦當體國何諱乎漢武帝曰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蓋識其粗爾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

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

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慎厥初正

其所發也惟厥終要其所歸也謀惟於其始是故不敢妄發而卒不困冒馬行之弗究弗圖鮮不泣岐矣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也不誠無物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

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

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必勉乃所當為之績而後可以睦四鄰蕃王室和兄

弟遂能康濟小民矣蕃王室和兄弟其猶使懲其父乎
好新奇輕變更作聰明者也強任耳目之謂作非得於
所性也自中則其聽必聰其視必明何以作為側言傾
邪之言也傾邪之言世未嘗無之視聽詳則不惑視聽
不詳無以為聰明作聰明則
非中中立不倚其敬矣乎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

無荒棄朕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奄淮夷國淮夷種類不一奄益其大者也

淮夷嘗與管蔡叛周故周公伐奄成王朝諸侯于洛邑
淮夷又不至成王於是東伐淮夷遂踐奄奄猶首亂也
踐蹂也謂滅其國也成王始祭天地宗廟見諸侯遷殷
民封蔡踐奄禮樂征伐無不行焉作書名成王政言王
政於此
成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雖滅其國猶存其君將遷未即遷也存之而未遷若有復其國之意猶欲遷其君非其民之罪也此必有義故周公告召公有書亡今青州博興縣有蒲姑城杜佑通典殷末蒲姑氏居之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太公所謂營丘其說與書不協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自奄歸自鎬乃誥庶邦還京新號令

也誥庶邦書名多方一視天下使同底于善也其實猶告殷民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三月遷殷民於洛誥多士五月自奄歸誥

四國多方於是以踐奄之威警動之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

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周公以王命詰猶多士也前此

封蔡有命後此董正治官有詰成王已出號令矣故史官以周公曰冠其上別之告四國多方別出殷侯尹民布宣殷事使天下咸共知之殷侯殷土諸侯也尹民卿大夫以下四國之罪叛當誅因兵威殄滅之夫豈不可天吏逸德烈于猛火三代無此
事也吾為降爾命爾安得不知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

念于祀

天命去就人主所當圖謀也圖謀天之命而猶弗能久長敬念于祀它何恤焉葛伯不祀湯征

自葛始冀以感動桀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

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天方降格嚮夏

夏乃大厥逸無憂戚之言於民棄神之主安能寅念于祀雖平旦之氣嗜慾亡之況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天之啓迪人者至矣人弗厥圖帝之命不克聞于民之克自勉此夏事汝所聞也

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

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

夏邑

麗附也民附有德而閉塞之乃大降刑罰崇亂中國甲始也亂自內始自其都邑遂及四方不克善

承于衆乃益無忌憚無能大進恭敬而大舒慢于民亦惟其國之貪叨忿憤者欽崇之使劓割夏邑天惟

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

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

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

克開

天不畀夏其命純一不可變純古訓大義民賢人也舉而加諸萬民之上尊之以爵崇之以位天下

皆以為當然則以其賢也以其能又民也夫是謂之義反是則非義矣立政曰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為暴德罔後是也天不畀夏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而不能與之永遠多享南有嘉魚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永于多享也惟桀之恭多士皆大不能明保享于民者食民之力而不能保之其何以享乃相惟暴虐其民至于百端所為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大不能開言盡閉塞之也

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

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成湯能以爾多方代夏作民主得其民也簡擇也古訓
大迪慎厥民之所附麗而民勸用其義刑義殺而民勸
或曰刑用勸言民有所觀法也麗刑皆慎德事殄戮多
罪絕惡亦能勸開釋無辜以厲自新亦能勸刑賞利器
人主所以運動天下也刑之釋之而不能
使人勸則其道窮矣是故明德之為尚 嗚呼王若曰

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

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胥有辭

非天庸釋夏殷所謂上帝引逸也天豈欲

為此無常哉汝君圖天之命而大淫其
事瑣屑皆可指摘有辭天是以去之

乃惟有夏圖厥

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

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蠲潔烝進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

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當祖伊比干諫紂一克念事必可反自戡黎觀政五年而紂亡天須暇之益不惟紂身凡湯之子孫有興者則宜大作民主若紂死改立君事輒不同而終無可念聽者此可以觀天命矣 天惟求爾多方

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

命尹爾多方

天求爾多方將去商大震動以威開厥顧譏天之明命者而爾多方罔堪此惟我

周王善承于衆克堪用德為神明主天用是教迪我以休祥簡擇畀付殷命尹正爾多方多方之書大要修身

用賢事神愛民則為能盡君道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

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多誥

則褻而反覆至此仁之至也孔子曰五誥可以勸仁我何敢若此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庶幾乎殷先王明德慎罰而其民勸今爾何不推其誠信饒裕于爾多方同底于善而獨為乖阻爾何不夾輔介助乂安我周王享此天命而好為反側居有宅耕有田為濟民爾何不順王熙廣天命而固為凶慝以累政化

爾乃

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

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迪之屢矣而猶不靜爾心為未愛也言其不樂善求寧而

稔惡喜亂故如此爾乃不大安天命爾乃輕屑播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常圖其信于正夏商革命一也鳴條天下歸商無後患牧野天下歸周矣而殷民數動蓋久而後定何也天命為難知也人主淫暴失民必當亡要必有湯武盛德乃能簡代是誠有天命焉太康失天下矣而羿不足與也故少康興厲王失天下矣戎狄不足與也故宣王興幽王亦失天下固無可與者而平正亦不足以興由是周號名僅在而天下分離凡此皆天也是故殷民欲私留天命而屢動惟天不畀純豈可復反哉夏事去古未遠人心皆識義理知天命殷民益私心勝矣淫醜之習姦宄之行皆未能自克是以黨亂醜正求便已事夫豈純以舊主之故哉殷多士之所以亡殷祖伊箕子之言可攷也或曰殷民感殷德澤不服周非周公善應殷必復興非也此以漢事言之也王莽篡漢暴虐失民猶羿浞戎狄也光武有濟世之才因民心思漢而復興猶少康宣王也文武有盛德受天命以大

義誅紂取天下武庚受周爵嗣殷而稱兵鄙周正名定罪為叛其助之者皆嘗與紂為惡周克殷赦其罪不殺今復反周蓋皆叛黨也豈有以叛為名而能興者此與漢事為不同大抵合理義順民心時至幾得則為天命雖合理義順人心而無時無幾猶不可以言天命而況理義人心之皆失乎周公善應誠然矣後世則亦一舉殺之而遂定耳何用自為紛紛至此哉故論三代事而參以後世成敗則豈能當理殷亡去就之際惟箕子微子為識天命論殷周取天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

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

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戰懼也要

囚殄戮人所懼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

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
惟克勤乃事爾尚不思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
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
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

在大僚

此專為遷洛多士也告有方多士乃及殷多士使皆自新與四方同被王化也監察也爾奔走

臣我我監察汝五年矣周公居東三年罪人斯得於是置監至此五年遷洛猶以罪今當盡除釋之使與四方多士一同胥相伯長節級相長故曰胥伯或曰胥亦長也周禮胥為什長殷民遷洛皆大家有邑者上下相臨

長或小或大皆正民之官爾所為無不以法為的求自
中如其自作不和修身之闕也爾室不睦齊家之失也
爾皆當和之身修家齊而後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矣爾何尚不忌凶德爾亦則以穆穆在乃位簡閱于乃
邑謀介助者家邑自選其治民之官三代之法也爾尚
自是洛邑力畋爾田安業從化天將畀矜爾我有周固
亦惟大介助賚予爾蹈道者簡在王庭尚力爾事則服
在大僚始殷多士言夏事為然周公曰予一人惟聽用
德當其時方以罪徙未遽許今既盡赦
其罪固當選賢與能與有方多士同

王曰嗚呼多士

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
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

天之罰離逖爾土

前爵後刑皆特出王言臨之爾猶不
克自勸信我命爾亦則惟不能享其

上不待智者雖凡民皆言其不享矣惟放逸惟頗僻大
遠棄王命則為採取天威此不獨殷多士蓋雖多方有
不享其上行法亦當如是也離遜爾土用三苗故事不
得居中國迪簡服大僚則曰天畀矜爾離遜爾土則曰
致天之罰有一不合理義皆非天道
臨之以王言訓之以天道其嚴乎王曰我不惟多誥

我惟祇告爾命

惠迪吉從逆凶皆天命也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

和則無我怨

是惟爾初不克敬于和故紛紛至此非予咎

周公作立政

外治畧定內治不可不謹也周公之法度備矣而其要在得人非其人則政無由而

立也昔者文武用人效為可知矣成王用人將自茲始
桀用暴德而夏亡湯三有宅克即宅三有俊克即俊是
以陟丕釐上帝之耿命糾進暴逸而殷亡文武克知三
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是以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則今

成王宜知所取舍矣
此立政之大指也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拜手稽首告嗣天子致敬以入其言

也成王王矣知人則哲能官人安可不自勉乎

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

任準人綴衣虎賁

咸戒悉以其事戒王也王之三公分陝為左右而治諸侯曰二伯九州之

牧亦曰伯左右常伯為二伯實三公也常任六卿任事者也常伯常任皆謂之常是故必用常人也準正也準人正人也宰夫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百官各有正謂之準人有準繩之義馬伯任準三宅也綴衣帶幄幕人掌之虎賁掌先後王而趨王在國則守王宮皆親近王者其下趣馬小尹左右携僕乃推廣言之伯任準

皆大僚綴衣虎賁趣馬携僕雖小而近孟子曰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王誰與為不善周公曰嗚呼

休茲知恤鮮哉

休美恤憂美此知恤者鮮矣不恤甚者桀紂幽厲

古之人迪惟

有夏乃有室大競顓俊尊上帝

古人迪此者惟有夏室猶家也競強也自禹平

水土建國立家其制始詳卿大夫各大強於為善以傳世上之人招呼其俊傑而用之位為天位祿為天祿職為天職用賢則為欽崇天道用不肖則為屑播天命卿大夫有家大競於夏時至殷始朋從梗化

迪知

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

宅人

九德臯陶以告舜其相禹也則以告禹臯陶允迪厥德是為迪知忱恂皆信也身親行之知識愈明

而能信也孟子曰有諸已之謂信迪知忱恂乃敢以此告教其后非苟言之也臯陶拜手稽首告禹曰今君天下矣必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如是而為盡君道事即常任也不出伯而出牧伯統牧事體本同而六卿常兼三公也人主自不作德奚能知人任用君子哉其謀義其稽面必用大順德而後能宅人面謂覲面而得之也面相對而稽不至其失之者多矣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

任是惟暴德罔後

暴德為無義民暴亂姦宄居於民上無義甚矣桀惟弗自作德故往任皆

暴德殄絕其世往任使往任其事也舜曰往哉汝諧汝往哉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

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

丕式見德

越於陟升釐福耿明也成湯自諸侯升天子位是為大福上帝光明之命乃用三有宅克

即宅即就也就其所宅而皆得人也曰辯論也曰三有俊辯論後來之俊可居此三宅者也克即俊就其所論定無不可登用也既用三宅又辯三俊者文王之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禎人材惟層出間見用之不盡而後國家之興為未艾也湯嚴敬惟大可為法故能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則協和其邑其在四方則大法其可見之
鳴呼其在受德瞽惟羞刑暴德

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

之古說受德紂字未可信德瞽句絕德瞽凶德也受之德厥強為惡惟進刑餘暴德之人同居其國逋逃主也乃惟衆習過德之人同為厥政四方多罪為大夫卿士也乃有繼之辭惟同居于國者皆暴德故同為厥政

者皆逸德也天是用敬罰之

乃俘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

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

立民長伯

帝既罰殷乃使我有此中夏一用商之所以受命者命周使奄有天下而治萬姓亦於文

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而已克知已用而能知之灼見雖未用曉然見之而其爲知人之哲則

一也伯亦長也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

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立政任準牧爲三事表出之準先牧內外之序也小尹小長趣馬之類是也校人馬官之長乘馬一師三乘一

趣馬趣馬又自為馬師長故曰小長左右攜僕在王左
右攜持器物者小臣隸僕之屬府治藏之官百司各有
府大都小伯互文畿邑小大之宰也藝人巫祝工之屬
以藝事人者表對裏裏外皆有百官表臣百司家都之
諸臣也太史史官之長掌典法則以逆邦國官府都鄙
之治尹正伯長凡官皆有正長太史特出太史重也史
亦以藝事人太史異矣故特出趣馬小尹舉卑以明尊
太史尹伯舉重以見輕首任準牧終太史立政大體可
見此為官府都鄙之官庶衆雖衆必常以吉士故謂之
常人司徒司馬司空諸侯大國三卿亞貳旅衆夷狄微
盧內屬如禹貢萊夷和夷烝其君也牧誓庸蜀羌髳微
盧彭濮此微盧獨見夷或自置長不全用中國政令三
亳南亳北亳亳殷也南亳今應天穀熟縣北亳拱州考
成縣亳殷河南偃師縣阪險也三亳皆平地井法最詳
而其險阻則不以井法治之所謂山
澤之農也尹長也此為邦國之官

文王惟克厥宅心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人主用人心術形馬范正獻謂唐德

宗性與小人合此為知本之論立政用人必先自治其心此禹安汝止幾康弼直之訓也克厥宅心故能立此

常事與司牧人以克俊有德者為之立此常事即常任也不出準事立職舉從可知也周公作君奭歷言商周賢君皆能秉德而後其臣乃能以德稱此其有望於成王緝熙光明之學為切矣

文王罔攸兼

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

文王罔敢知于茲

庶言謀謨復逆也諸侯春朝圖事夏宗獻謨庶獄獄訟也庶慎糾禁也皆

有司之事人君豈能以其一身兼治之哉任治內牧治外一體事任均故曰有司之牧夫或用或違皆惟有司牧夫是順此臯陶賡歌叢脞之訓也庶獄庶慎文王心罔敢兼于茲庶言則猶當自朝廷關決故再出亦

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

受此丕丕基

越於救安築三宅無義民為不義文王克用三宅三俊是為義德義民義德始見于

書至孟子乃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容德臯陶翕受敷施箕子惟皇作極也舜侯明撻記禹遂有傲虐之戒而其言曰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此容德也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此容德也然此最為難失已失人皆能累德謀從擬之而後動議之而後言也湯武反之文王則安矣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

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

彥以乂我受民

立政終篇之訓三宅心一也罔攸兼二也容德三也皆立政切務堯舜之盛德

亦惟怠荒叢勝傲虐之害治也周公舉以告成王矣而又有所當戒者故又提振之歎而言曰孺子今王矣必當盡君道繼自今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能灼知其順於道乃大使治其事相助我所受民和協我獄訟糾禁專任而責成功則勿有間之此尤其切者故又特言之
一話一言必終惟成德之彥是訓定以乂我受命民如
是則爲勿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有間之

我凡

所受于古今聖賢人之美言已悉告孺子王道在是矣又歎而言之戒之切也 繼自今文子文

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

俾又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繼自

今文子文孫言將傳諸子孫非獨王當務此也庶獄庶
慎惟正使治之則不誤矣則克宅之使居其位也克由
繹之遂與之紬繹所行之事也茲乃俾又任之專也國
立政必勿用儉人不順于德是無能顯明於斯世此益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舜庶頑讒說之戒也夫灼知厥若
必勿有間之而善間君子者必儉人也故周公撫實而
教之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申言之戒之切也其惟
吉士召公卷阿亦若斯周公召公之言常相表裏皆盛
德老臣之言
勸勉相助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

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

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自今文子文孫與孺子之所以王者其道不改也始庶
言庶獄庶慎中庶獄庶慎末庶獄獄關繫治體為重也
責之於有司之牧夫將使天下內外無一人之獄而後
為治道之成此臯陶刑期無刑之效也周公推明文王
明德慎罰使康叔宣行於庶殷行牧伯之職也其或詰
戎兵陟禹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無敢不服覲文王耿
光揚武王大烈則亦牧夫之職小刑肆之市朝大刑陳
諸原野兵刑本一職舜命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蓋
一職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又歎而言
之不止於

三致意也常人吉士有常德者也臯陶曰彰厥有常吉
哉新竒詭異讒殄震驚皆非所當用小之刑罰僇辱大
之兵戎征討
皆由此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

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周公又慎其事而言曰立政必求常人太

史司寇蘇公其人歟蘇公名忽生為司寇兼三公太傅
下行太史之事式用由獄獄之所由也帝德罔愆臨下
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
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
德洽于民心皆獄之所由也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
惟乃之休式敬爾由獄也長我王國三公也立政終於
勿誤庶獄責之牧者布宣於天下也式敬爾由獄反之
於司寇蘇公者推本於君德也怠荒叢脞傲虐讒佞之
當戒不敢一日不敬也蘇公於此用有慎條列用中罰
中平也不輕不重所以為天下後世之常法也今孟州
溫縣蘇公邑春秋狄滅
溫溫子奔衛蘇溫二名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黜殷微子之命序已見滅

淮夷成王政序已見又見於此者書言周王撫萬邦巡
侯甸四征弗庭疑又一時事故此復出見撫巡即自黜
殷後至踐奄也書言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序言還歸在
豐作周官周官書成自文王之廟發之古者大命令大
誥誓皆發於祖廟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

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周之官制其詳在周禮其要在書洛誥言未定

于宗禮宗禮專為稱秩元祀其實吉凶軍賓嘉五禮必
相因也六官分職治教禮政刑事必相須也然則周公
惇宗將禮制度遂定成王於是董正治官以推行之稱
周王一王號令由是行乎天下也巡侯甸言自豐至洛

遂伐東夷用天子適諸侯之名非時巡一歲徧至方嶽也周九服此六服夷狄與中國禮節不同也六服承德而後董正治官制度於此頒行不容或有阻隔也禹建正長行井法苗頑弗即工故征苗周畫六服頒禮樂制度而淮夷不式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王命故伐淮夷

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

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臯陶曰兢兢業業一

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譬若五穀養生無績效可見已亂而救之已危而持之譬若藥石伐病雖有績效可見而傷和伐性多矣此非明炳幾先足以成天下之務未有不忽之者也故臯陶有兢業之戒唐虞以前建官至周猶有可攷大抵隨事損益百揆四岳皆

居內百揆亮采惠疇四岳闢四門明目達聰然則四岳本主外也侯伯二伯分左右統治諸侯百官奉職故庶政惟和內外一體故萬國咸寧夏商明王立政不惟其事漸多置官亦稍廣隨時之宜也

官惟其人

雖建官多寡不同必皆務得人

不肖幸容則其事廢矣今予小子祇勤

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周公立政故曰文王克厥

宅心乃能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成王訓迪厥官必自謂當祇勤于德是為克邁周公之訓矣祇勤于德修身也前代時若稽古也傳說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立太師

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

其人

蘇文忠曰國之道為經而政事緯之臯陶之陳謨其子之陳洪範皆論道也而臯陶曰撫于五辰庶

績其凝箕子曰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此所謂
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也陰陽上下一氣流通不惟其
官惟其人非才則曠也官不
必備惟其人才難寧闕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

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師傅保有太有少豈所謂
三宅三俊歟故謂之貳公

六卿皆有亞貳或稱少或稱小孤與卿命秩同而
高於卿故稱孤寅敬亮明敬明天地以輔相人主冢宰

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

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

利

均平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擾擾馴之神人漬
則亂故治之使辨上下嚴則離故和之使通此禮樂

中和之教也六卿分掌六師而軍政一聽於司馬平正也姦慝詰之容可赦宥暴亂必刑之矣司空事官而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蓋凡居于王土者必有職無職則無土有土則各使以時致其利故工之飭材成此利也賈之阜貨通此利也皆土物也皆邦事也蓋無有不作而食者司徒地政農為詳園囿藪牧工賈皆不可見司空篇亡農園藪牧工賈皆當有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政令在司空其教典在司徒

倡九牧阜成兆民

自王國至侯邦皆行之九牧監察

六年五服一朝又

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

黜陟

大行人六服差遠近為節序朝京師六歲一周時見曰會也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

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殷見曰同也此皆

彷彿舜故事惟五載與十二歲不同耳自武王時邁後見於經者成岐陽之蒐康鄧宮之朝穆塗山之會宣圃田之狩皆非時巡也大行人六服此五服者又六年時巡要服見于方岳不至京師也時巡春東夏南秋西冬北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

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孔氏曰有官君子大夫已上非也是蓋大夫已

下大夫以上為卿其下戒爾卿士別出洪範師尹惟日卿士惟月此師尹也合正長亞旅皆訓之故曰凡我有官君子各司其屬侵官為冒離屬為姦皆為不敬令出必行而其不善則亦必反亟出亟反則其民惑是故出

之必慎既不可行又不肯反其遂之乎私害政體一人
懷之千萬人怒之公則悅以公滅私自克也先王官皆
以學選鄉里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成均使之修德學
道是也學古乃使入官故能議事以制事之本末源流
必學而後知之知其本末源流乃能議而制之不然何
所裁節迷冥而已周公之法詳矣而官司猶使議事以
制不盡倚之於法也雖然必有典常為之師苟無規矩
準繩則放矣利口即辨口讒說也變亂是非眩易名實
皆利口者之為也利口能亂官張釋之所以諫文帝也
是非不能決皆藏之於心是謂蓄疑蓄疑取舍不定必
敗謀蓄疑不明怠荒不敬皆不學之咎不學豈但蓄疑
怠荒而已必且闇然不睹牆之裏蒞事徒紛紛焉耳此
庶官之戒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

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

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

匪其人惟爾不任

卿士六官之長也功無志不立況能崇乎業非勤不成況能廣乎不克果

斷病在暗弱始苟容之其難任後驕侈生於德之薄也恭儉本於德之盛也其恭不侮其儉不奪皆非聲言矻貌能為之也載偽而行前闕未益後失復彰心勞而日拙矣雖然拙猶可也巧益難救休安詩曰良士休休或曰美也充實之謂美弗畏入畏惟其驕也不和政靡惟其吝也事非一人所能自為也為人長而自居其功何以盡人之心哉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為能其為不任觀其所稱舉可知矣三代官屬皆舉於其長此長官之戒也周公作立政教成王以官人之法成王於是作周官凡立政之受教於周公者皆出以訓迪百官為長為

屬曲盡其理怠荒儉利柔闇吝驕昏迷飾偽無非學問
進德之闕成王量已待人為甚悉矣蓋庶幾乎禹湯文
武灼知克宅之事周公迪教其功可睹此周官所以次立政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

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三公不敢訓也故以終篇同百官勉之
朝廷治則萬邦承德無厭斁夫是為端本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東夷

淮夷不曰淮夷而曰東夷周始開東略也巢伯來朝南
略肅慎來賀東略因伐淮夷東方夷國始修朝賀之禮
周官言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至此則蕃國皆稟號令矣
肅慎海外國魏時東夷挹婁通中國云即古肅慎貢楛
矢石弩在夫餘東千餘里榮國名為伯作旅巢命榮伯
作賄肅慎之命王不親命此皆典故賄幣賜謂之賄其

禮簡矣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也書亡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

亳姑

沃丁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成王葬周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伊尹周公皆宗臣故

伊尹從湯葬周公從文武葬皆國禮猶後世陪葬山陵也故作書紀其事以見餘臣不得用此禮也周公欲葬成周謙不敢當之意成王作書獨紀葬何足垂訓咎單訓伊尹事作沃丁伊尹德業固有以啓迪沃丁矣周公致太平成周道獨欲遷奄君而未果今遂遷之是為周公輔周之事無不竟者故成王因葬作書告周公名亳姑其間必述周公功德成王憑藉敬保之意伊尹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君臣際會克終難矣春秋書崩薨卒葬皆著其終也書獨紀伊周之葬則又與常人不同奄

君怙終不悛故卒遷之書
亡畢在永興長安縣社中

卷六

尚書說卷六